



稻浪里的答卷

■ 黄秀文

晨光刚漫过田埂，我和同事已踩着露水走进稻田。作为基层调查队的一员，这次下乡的任务是实割实测——手头的调查表上，地块编号、种植户信息、化肥使用、灌溉水源早已填满，可只有亲眼校准估产，亲手称过谷粒，这份数据才算真正落了地。

我们跟着辅动员老乐穿过田垄，脚下的泥土裹着稻香，软软地粘在鞋底。稻穗已黄透了，沉甸甸地垂着，穗尖的谷粒挤得密密匝匝。风一吹，整片稻田便漾起金色的浪。那浪不像海水那样汹涌，而是带着庄稼特有的温柔，一层

叠着一层往前推，把阳光也揉成细碎的金片，落在稻叶上、田埂边，连空气中都飘着清甜的谷香。老乐弯着腰，镰刀轻挥，小心地把一簇簇稻穗装入袋中。测规圈内只剩齐整的稻茬时，他便继续沿着卷尺，一步一步小心地穿过稻浪，走向下一个取样点。忽然，一只白鹭从稻浪间掠过，翅膀扫过穗子，惊落几颗熟透的谷粒，轻轻砸进水洼，溅起一圈小小的涟漪。连日来对着报表的疲惫，仿佛也被这风、这浪，一点点熨帖了。

“小黄，歇会儿吧！”老乐递来一瓶水，笑着指指不远处的晒谷场，“今年雨水匀，稻子比去年每亩能多收百十来斤呢！”远处，几位大娘正翻晒稻谷，木耙

划过谷堆，扬起细细的金粉，在阳光下跳跃。一位开三轮车的大伯乐呵呵地向老乐招手，下车两人便聊开了。“开春怕倒春寒，夜里还来田埂守着；夏天旱了，又跟着抽水机连轴转。现在好了，稻子粒粒饱满，也能给外头上学的娃多寄点生活费了！”

我捏着手中的谷粒，听大伯话里那份不自觉的满足，再转头看向稻田时，眼前的景色忽然不一样了。方才只觉得美的金色稻浪，此刻仿佛变成了沉甸甸的黄金——每一粒稻谷里，都裹着凌晨起身的露水、正午除草的汗水、傍晚弯腰查看的专注。风再次吹过稻田，那沙沙声也不再只是风声，倒像无数双勤劳

的手，在轻轻说着春种、夏耘、秋收的故事。原来我们表上那些数字，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，而是这稻浪里，最踏实也最动人生活答卷。

夕阳西下时，我们收工了。在往村口走的路上，回头望去，稻田被染成一片暖橙，风依旧轻轻地吹，稻浪缓缓起伏。我想起大伯说的话，忽然明白——所谓“治愈”，从来不是风景本身，而是看见风景背后，那些用双手一寸寸创造希望的人。这金色的稻浪，不仅抚平了我的疲惫，更让我读懂：最珍贵的“收成”，从来不止在稻田里，更在每一次弯腰的耕耘中，在每一颗敬畏土地、热爱生活的心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峡江调查队)



雪山回响

谭婷婷 摄

山光水色里的诗与远方

■ 魏静

古城的青石板路，被脚步磨得发亮，
每一道纹路里，都浸着岁月的荣光。
小桥跨过流水，把我的脚步拉长。
溪水托着落花，漫过黛瓦粉墙，
几分醉意浮上来，和画卷轻轻摇晃。

三川坝的风，带着一米阳光，
金色稻浪翻涌，铺开无边的诗行。
稻穗擦过衣角，沾着泥土的清香，
纸上的字迹，也跟着明亮。

弯腰看收成，抬头见远方，
诗情裹着谷粒，落进每一道目光。

泸沽湖的波光，碎成万千银芒，
摩梭人的木桨，划开晨雾茫茫。
我在船舷坐下，听他们话家常，
说起收成、生计，语气滚烫。
烟火气从纸页间漫出，暖了湖水的凉，
原来最动人的诗，就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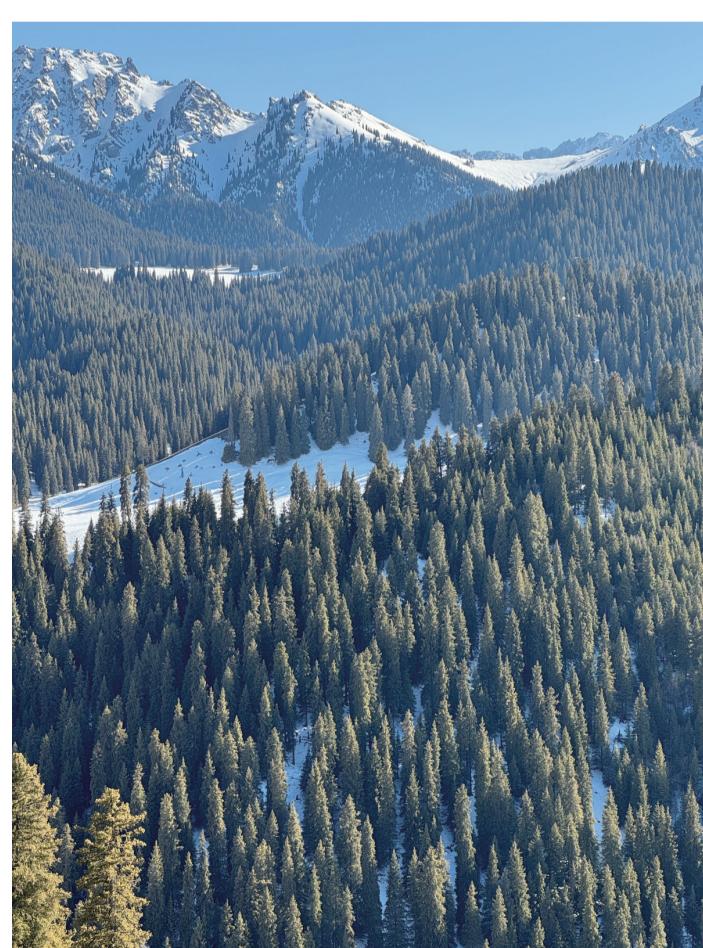
玉龙雪山刺破苍穹，雪色映着年轻的脸庞，
山腰的牦牛，像散落在云间的星光，
我数着它们的身影，风静静掠过肩膀。

仿佛跨过千年时光，与徐霞客对望，
忽然读懂了远行者的目光——

豪情不是遥不可及的想象，
是走遍千山，仍愿俯身把人间细量。

这是一场山水间的徜徉。
古城、稻浪、湖光、雪山，
把那些枯燥数字，酿成了诗行。
每一次问询，都是与生活对望，
丽江的每一缕风，每一寸光，
都在我的笔记里，写下温柔绵长的篇章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丽江调查队)



苍松叠嶂

刘佳莉 摄

■ 张雅淇

推开老屋的门，那排粗陶缸还在灶房墙角静静地立着。最矮的那口，就是奶奶当年的腌菜缸，如今缸底只剩一圈干涸的盐渍，像岁月留下的年轮。

小时候，每到霜降前后，奶奶总要带着我去菜地。她的手粗粗的、暖暖的，握紧我的小手说：“娃儿，奶奶教你认菜。”白菜还在地里，叶片上滚着露珠，她弯腰一棵棵细看，像检阅她的兵。卷心菜最好玩，外面叶子像老棉袄，一层层剥开，才露出紧紧裹着的心。奶奶用指甲在菜帮上轻轻一掐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听，多脆，这样的菜腌出来才好吃。”

晾菜的时候，院子里铺开一大片绿云。奶奶坐在小马扎上，不停地翻动着菜叶子，“让每片都晒到太阳，就像人，心里也要亮堂堂。”我跟在她旁边学，两只小手沾满清香的菜汁儿。腌菜那天，奶奶起得特别早。灶上煮着花椒水，满屋子暖融融的香气。她系上那条褪了色的蓝布围裙，把晒蔫的白菜放到案板上，菜刀对准根部利落一劈——“咔嚓”，那清脆的声音，到现在仿佛还在耳边。

“盐得这么撒。”奶奶抓起一把大青盐，手腕轻轻一抖，盐粒均匀落下，像冬天的第一场细雪。“撒多了发苦，撒少了菜会坏。”她教我

把切好的卷心菜条跟芹菜段、红辣椒拌在一起，红红绿绿的，好看得让人欢喜。

最让我觉得神奇的是那块压缸的青石。石头被磨得光溜溜的，奶奶说，那是太奶奶传下来的，“有石头压着，菜才不起浮。人也得有个什么压住心，日子才过得稳。”那时候我还不懂，如今才明白，奶奶用这块石头压了一辈子的，何尝不是对这个家沉甸甸的牵挂。

10天后的早晨，奶奶会轻轻掀开缸盖。金黄的菜叶在卤水里微微晃着，飘出那股特别的酸香。她一边夹一筷子递到我嘴边，一边说：“尝尝，这就是冬天的味道。”

那些年，每顿饭都离不开奶奶的黄菜。哪怕只是简单的馍馍就着黄菜，她也能变出花样来——有时滴几滴香油，有时拌点蒜末。邻居来串门，她总会舀上一罐让人带回家：“尝尝我今年腌的。”

如今我才明白，奶奶腌的哪里只是菜呢。那是霜降早晨的露水，是立冬时节的阳光，更是数九寒天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暖意。她把对日子的所有念想，都一层盐、一层菜，仔仔细细地码进了缸里。

又到了腌菜的时节，那口空缸还立在老屋墙角。而奶奶的爱，早已腌进了我的岁月里，够我回味这一生了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平凉调查队)

奶奶的腌菜缸

登黄山 而愈爱山



■ 李宏

20年间，两上黄山。第一次是一日游，因赶时间，好些地方未能走到，沿途风景也只是浮光掠影。第二次安排了两日，夜宿光明顶，一来节省体力，二来放慢节奏，有了多看、多赏、多悟的余地。三日间，历遍晴、雨、雾之变，看尽了峰之美、松之奇、石之灵、云之幻，连带着人也澄明起来。于是愈发觉得：登黄山，真是越登越爱山。

黄山三大主峰，莲花峰海拔1864米，秀似峨眉；光明顶1860米，稳如泰山；天都峰1820米，险比华山。我去时恰逢莲花峰轮休关闭，只能远观，不可近攀。此外如始信峰、狮子峰、丹霞峰等，或浑厚雄壮，或峻峭清秀，峰回路转，各领风骚。

黄山迎客松风姿绰约，周围游人如织，想单独合影不易，只能匆匆打卡，未及静心细看。倒是大王松、探海松、凤尾松等，扎根岩缝，舒展枝臂，以铁骨虬枝诉说着春秋——仿佛黄山处处都是迎客松、送客松。它们千姿百态，款款深情，犹如大山的主人，张开臂膀、含笑迎接往来游人，怎么看也看不够。

鬼斧神工，是黄山石最好的写照。亿万年的风霜雨雪，雕琢出刚柔并济的飞来石。它几乎四面悬空，移步换景，时而似笋似桃，时而又如蜻蜓点水、天外飞仙，仿佛随时会凌风而去。猴子观海石亘古守候，只为眼前那一望无际的辽阔云海。梦笔生花，是石与松的绝笔。多年前松枯，景区曾换生树引来不满，后来移栽松苗，渐渐长得生机勃勃，意境复存。寥寥数笔，便勾勒出黄山的写意神韵。山登绝顶，我与石并肩，此行不枉。

乘索道上山时正逢细雨，越往上雾越浓。不料快到上站，一道光忽然穿透云雾，天顷刻亮开。只见无边的云层如厚厚棉被，轻轻覆盖群山。人与云久久相对，彼此温存，恍若天人合一，不忍分离。这云海奇观摄人心魄，时而波涛奔涌，时而轻纱漫卷，山峰若隐若现，好一幅水墨丹青。也就在那一瞬，我忽然明白黄山所谓“天海”“北海”之名由何而来。

下午抵达光明顶山庄时，大雾再度弥漫，直至次日清晨。原本期待的星空与日出落都未得见，幸好途中遇见一位摄影爱好者，她说在丹霞峰看到了日落日出，还加了微信与我们分享照片。真是黄山数里不同天，既开眼界，也补了遗憾。登黄山亦是一次心灵的净化，人变得简单而纯粹。想起进山时曾向一群下山游客问路，他们耐心指点，还将手中的登山杖送给了我们。手杖虽普通，这份情意却如暖流漫遍全身。

黄山古称黟山，因山石青黑而得名。相传轩辕黄帝曾在此炼丹采药，故改名黄山，即“黄帝之山”，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。两次登山，深感黄山之大、层次之丰、景深之阔，超乎寻常。黄山景区面积广、步行里程长、台阶数量多，远胜一般名山。山上一松一石、一峰一云，无一不多、无一不少，自然和谐，清新美妙，令人不禁由衷赞叹：祖国山河，壮丽独绝。

从前我也走过庐山、雁荡、武当、普陀，三上泰山、六上华山，却从未见过如黄山这般丰富多彩的大山。至此方真正明白徐霞客那句：“薄海内外，无如徽之黄山。登黄山，天下无山。”绝非虚言。黄山为保自然风貌，除玉屏、云谷、太平三条索道外，峰与峰之间多是百步云梯般的上下台阶。高山仰止，道阻且长，却也让人更贴近自然。此番我借护膝与手杖走完全程，心中对黄山，只有愈加的敬畏与虔诚。

放学啦

■ 洪宝石羨

小学时，放学的那条路，就是一条快乐的路。

那时候，我们背着不算重的书包，沿着街边骑楼的影子，踩着一块块不规则的石板，三五成群地走。一路叽叽喳喳，笑声不断。那条路温暖而有趣，处处是新奇，是陌生，是未知的可能，给我们简单的快乐。对我来说，世界就像一个永远看不完的大舞台，每天充满想象和期待。就算只是走在路上，也可能遇见什么。更让人开心的是，我们可以临时决定去哪个同学家，或者溜到学校后面的田野和池塘边去玩。

最欢喜的，还是跑去田野和池塘边。不过那是要保密的，不能让老师或家长知道，所以不能常去，也绝不能声张。正因如此，那份渴望才格外强烈。那里天高地阔，我们的心里装满了无拘无束的快乐。

池塘两边都是稻田，知名的、不知名的菜花、野花，开在菜畦间、田埂上，一朵朵欣然舒展。我最爱篱笆上爬着的豆荚花，像停栖的蝴蝶。暖洋洋的阳光，微微的风，送来一阵阵稻香和花香，叫人陶醉。

田埂边隔一段就有一座四方的小水池，砌得高高的，边上留个口，用来排水或蓄水。每次奋力爬上去，我都有点自豪——对那时的我来说，它可真高啊。

我们就这么沿着池塘两岸，走一段，玩一段。看看花，看看水，爬上高池再跳下来，从这条田埂跳到那条田埂，或是踩在池塘边滑溜溜的石头上。水浅的地方，我们就撩起裤脚、系起裙摆，伸手撩水、洗脸、洗手、洗脚……变着法子亲近水。

横跨池塘的那条宽长石板，像是我们行程的终点，也像未知的远方。石板平整、宽阔、洁白、干净。我们从这头走到那头，最爱的是临水光影——水面静悄悄的，映出一张张花似的笑脸。聊过什么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洗东西是主要活动。红领巾、手帕、蝴蝶结，甚至鞋子……能想到的，都拿来洗。水面离石板有一段距离，我们蹲下身，小心探出去，一只手撑住石板，另一只手捏着手帕，在水里荡啊，荡啊……

放学的时光总是快乐的。童年的池塘与田野，为我留下了悠长而美好的念想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漳州调查队)